



雪地里的脚印

□林贺英

圣诞节前几天,我约一个客户吃晚饭。拎着大包小包的他急匆匆赶到餐馆时已迟到一刻钟,“对不起,给孩子买圣诞礼物去了。”他连忙向我道歉。“你这个爸爸挺细心呀。”我调侃道。“其他节日可以不送礼物,可是圣诞节必须送。”他认真地说。见我有些不解,他跟我说起了一件往事。

五年前,他还是他们那个小县城里的“风云人物”,有房有车,小公司红红火火,小家庭和和美美,然而这些都在一次失败的投资后化为乌有。那段时间,几乎每天都有债主上门讨钱,他只好出门躲债,整

日整夜坐在县城不同酒吧的角落买醉。妻子使出浑身解数想让他振作,可是却换来他的喝斥甚至打骂。

那年圣诞节,他又在外面喝了不少酒,回到家,看到屋里挂着五颜六色的彩纸,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圣诞小饰物,穿着圣诞装的妻子和儿子正笑盈盈地看着他。他恍然回到了从前的日子,每年的圣诞节,妻子都会把屋子装扮好,等到晚上,一家人围着桌子把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一拆开。那是儿子最快乐的时刻,也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光。

“爸爸,我的圣诞礼物呢?妈妈说你出去买礼物了。”儿子的一声问话把他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,他突然沮丧无

比,继而冲着妻子发火:“为什么要骗孩子,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出去喝酒了,你应该告诉他,他的爸爸很无能!”妻子显然没有料到他会如此劈头盖脸骂她,嘤嘤地哭了起来,六岁的儿子站在墙角怯怯地看着他。

心烦意乱的他打开大门,屋外,雪花纷纷扬扬,地上的雪已有几寸厚。他踉踉跄跄地向市中心走去,那儿,有彻夜不关门的酒吧,那儿,有热闹喧嚣的人群……长长的巷道,他多想就那么一直走下去,永远也不要停下来。突然,他听到后面有“簌簌”的声响,回头一看,是儿子跟在后面。冷风已让他的酒醒了一半,他接过

儿子责怪道“你怎么来了?黑灯瞎火的,走丢了怎么办?”儿子说:“爸爸,我不会走丢的,我只要踩着你的脚印就不会迷路。”电光石火般,幡然醒悟的他蹲在雪地里嚎啕大哭。

“那时的我真是浑蛋,天天买醉,却不承想儿子日渐长大,我的一言一行他都看在眼里。”他惭愧地说,“自那以后,我不再天天泡酒吧,而是开始重新找寻出路。”

“自那以后,每年圣诞节你都要买礼物,无论多忙都要赶回家去,是吧?”我和他相视一笑。窗外,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雪,一朵朵晶莹的雪花在空中欢快地飞舞着。我仿佛看到雪地里有一串长长的脚印,正穿过黑夜走向黎明。



有一种乡情叫串门儿

□孟祥海

在乡下,串门儿是一种生活常态。

想来,乡下人串门儿,没有那么些理由,就是自然而然,仿佛一日三餐一样随意。有时攥着半块馒头,就站到人家屋子里问个事;有时候,正吃着饭呢,邻居大娘抱着孙子就进了门,不用过多寒暄礼让,随手递双筷子,她就往孙子嘴里夹菜……

早年,乡下没有过多可以娱乐的东西,串门儿更是常态化,尤其是漫长冬季,邻里间就是靠互相串门儿度过的。有时候是聚在一起拉闲呱,有时听老人讲故事,有时候是打打扑克下下棋。记得当年邻居三哥到一位象棋爱好者家里玩,两人点了一盏煤油灯下棋,“杀急了眼”,觉得灯怎么也不亮了,猛抬头才看到窗户上早透着亮光,原来天已经大亮了,而两人竟浑然不觉……

乡下人串门儿,有时候也为了正事。比如要给谁家孩子撮合婚事,给谁家姑娘保媒牵线等等;而更多的时候就是纯粹为了打发时间;而拉的都是些鸡零狗碎的琐事,谈的都是家长里短的身边事;有时候也互相帮着干点家务活,像碾玉米,剥花生;做被子,做小孩衣服;缝鞋子,纳鞋垫……不过,偶尔也有因串门儿传了些不该说的话,引起邻里纠纷,婆媳吵闹什么的,可是转眼就忘了;过后,该串门儿的,还是得空就串;乡里乡亲的,似乎没有多少过不去的事!

其实,串门儿纯粹是乡下人祖祖辈辈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惯,体现的是一种生活状态,演绎的是一种亘古不变的乡情……

如今,随着时代的变化,更因着经济意识的加强,人们都忙着自己的事,村里大都是那些留守的老人、孩子,像以前那样频繁串门儿的风气也渐行渐远,而我却更加怀念那无拘无束的纯朴民风;隔着墙头吆喝的乡音,煤油灯下的对弈,三五人围坐的笑语……因为在那朴素的流年里,有着浓浓的乡情!

“骑”父赶年集



□张翔

腊月三十,是俺村的年集。村里村外的人们都盼着这一天,拿好钱叫上家人热热闹闹地去赶年集,年味便开始在每个人的心头弥漫……

在小小的我四岁那年腊月三十,骑在父亲宽大的肩膀上赶年集是我最不能忘记的。那天,天气很好。吃过早饭,父亲骑着那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驮着我赶年集了。到了集上,人已经满满的,你挤我,我挤我,踩着脚无妨,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里人。每个人都洋溢着幸福的笑脸说道着:没事没

事,你看看我今年买的年货,我看看你的年货买全了吗?然后,就是打开自家的提包彼此炫耀着。

“儿子!”父亲叫住我,蹲下来拍了拍肩膀示意我“骑马脖”,我高兴地屁颠屁颠顺从骑在父亲那宽大的肩膀上赶年集。

“骑马脖”的我突然成了年集上最高的人,也是最惹人注意的小孩。父亲东让西躲地挤进年集,我却稳稳当当地乐呵呵地看着那拥挤不堪的人群,来来往往好是热闹。

“爸爸,我要吃冰糖葫芦。”

“爸爸,我要那红灯笼。”

“爸爸,那里有小擦炮。”

“爸爸,我要。”

我依着“骑马脖”身高的优势,南一指,北一指,小手乱指地朝着那好吃好玩的货摊就开始向父亲撒娇讨要。父亲不急不慢地挤过人群,一家一家买我想要的想吃的东西,为我装好在我自己的小书包里。

小小的我背着满满的幸福,这幸福是那么简单而又满足。我使劲儿笑着叫着:“爸爸,爸爸。”父亲骄傲地赶着年集。这也惹来乡里人一阵阵朴实的笑声。

遇上小伙伴,他们都是羡慕地仰起头望着我,讨喜地问:“你爸爸给你买什么

了?”我却紧紧抱着那满满的小书包不告诉他们,催着父亲赶紧离开,生怕属于自己的幸福会被他们偷走。

我就这样骑在父亲那宽大的肩膀上赶完了我最记忆深刻的一个年集。那时我很小,也只能记得这些,但每个画面回忆起来心里都是暖暖的。

现在我早已走出了故乡,有了事业,在城市扎根生长。而那故乡的年集还是一如既往地热闹,父亲却慢慢老去,我会一直回家过年。

因为父亲总是心甘情愿地把他和父爱的肩膀给我,让我站在上面看得更远,得到更多幸福。